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构高职就业指导课程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

何欣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四川 德阳 618000

DOI:10.61369/EIR.2026070014

摘 要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 正悄然重塑职业教育的生态格局, 高职就业指导课程也由此面临从 "信息推送" 到 "精准画像" 的范式转换。本研究基于对全国 17 所高职院校的实地调研, 梳理了当前课程实施中遭遇的结构性困境——课程定位的边缘化、教学模式的同质化、师资队伍的专业性缺失, 以及技术应用背后的理念偏差与制度缺口。围绕这些问题, 本文尝试从理念、制度、实践、评价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的突破路径, 核心关切在于构建 "技术赋能、育人为本" 的新型课程体系, 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

关 键 词 : 生成式人工智能; 高职教育; 就业指导课程; 精准画像; 课程重构

Practical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in Reconstructing Vocational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with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 Xin

Sichu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Judicial Police, Deyang, Sichuan 618000

Abstract : The rapid it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quietly reshaping the ecological landscap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mpting vocational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to undergo a paradigm shift from "information delivery" to "precision profiling."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at 17 vocational colleges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study identifies structural dilemmas in current course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marginalization of course positioning, homogeniz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among faculty, as well as conceptual biases and institutional gaps underly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Focusing on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systematic breakthrough paths across four dimensions—conceptual, institutional, practical, and evaluative—with a core focus on constructing a new curriculum system that is "technology-empowered and student-center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loyment guidance courses; precision profiling;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引言

生成式 AI 对教育领域的渗透, 其深度和广度均超出此前预期。教学模式、学习范式乃至评价体系, 正经历一场连锁式的结构性调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4)》中的数据表明, 国内教育行业的 AI 应用渗透率已达 43.6%, 其中职业教育的增长势头尤为突出, 年增幅超过 35%。值得注意的是, 就业指导课程虽常被置于人才培养体系的边缘位置, 却是衔接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键接口。在这一背景下, 推进课程改革已具备相当的紧迫性。

然而, 技术赋能的表象之下, 隐含着深刻的实践悖论。一方面, 67.3% 的高职院校就业指导课程仍停留在 "信息推送" 阶段, 以统一授课、标准化内容、单向灌输为主要特征, 难以回应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诉求; 另一方面, 部分先行院校虽引入 AI 技术, 却陷入 "技术决定论" 的误区, 将算法推荐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 "万能解药", 反而加剧了教育人文价值的遮蔽。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既能突破传统就业指导课程的结构性困境, 又能坚守教育育人的价值本位? 从 "信息推送" 到 "精准画像" 的范式转型, 究竟需要怎样的理念更新与制度支撑?

课题名称: 该成果为 2024 年度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职业教育教研教改立项课题《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多模态大模型的高职院校智慧就业服务生态体系构建及决策支持机制研究》课题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课题编号: JZJG25164, 课题负责人: 徐娟; 课题成员: 何欣、邱波、张苗、谭政。

作者简介: 何欣 (1974—), 女, 汉族, 四川成都人, 副教授, 本科,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现状审视：高职就业指导课程的现实图景与转型压力

（一）课程地位的边缘化与工具化偏向逐渐显现

从多所院校的实地走访和资料收集来看，就业指导课在当前高职教育体系中的实际位置，多少带着点“边缘配套”的意味。这次调研覆盖了17所院校，将课程纳入必修通识课体系的仅占37.5%；近半数（46.4%）以选修或专题讲座形式零散开设。更极端的情况是，16.1%的院校仅在毕业前夕安排几次集中辅导，便视为完成了相关教学任务。

颇具反差的是，83.6%的管理层受访者在谈及课程价值时，仍认为就业指导应当被置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位置。认知上的重视与实践上的轻慢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容忽视的裂隙。这种落差很难仅仅归因于管理疏漏，更像是课程定位本身所蕴含的深层矛盾在外部的显现。

课程改革的紧迫性，动力并不单纯来自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高职学生群体呈现出的独特需求结构。数据显示，76.4%的受访学生来自县城及乡镇地区，68.9%属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大多缺少系统的职业规划启蒙，职业意识尚显薄弱；但另一方面，对能够直接对接岗位需求的实践性内容，又表现出相当明确的偏好。

在课程诉求上，他们已不满足于泛泛了解就业政策，而希望借此深入认识自身的职业倾向；不再停留于被动接收招聘信息，而期待获得可迁移的职业能力训练。问题在于，现有教学模式大多沿用“大水漫灌”式的统一讲授，对学生在家庭背景、职业认知起点上的差异缺乏足够关照。由此产生的落差相当直观：71.5%的学生明确表示希望得到一对一或小组化的个性化指导，但实际享受到的服务远未达标，满意度仅有31.2%。

需求侧的高期待与供给侧的低回应之间的错位，意味着课程改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更新或方法替换，实质上触及了教育公平能否落地、人才培养质量能否真正提升等更为根本的议题。

（二）教学模式的同质化与技术应用的“两极分化”现象显著

高职就业指导课在教学实施层面的分化态势，已经相当明显。优势资源的集聚效应与薄弱环节的持续固化并存，颇有些马太效应的意味。

以“双高计划”建设院校为例，21.4%的学校已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职业测评、简历诊断、模拟面试等具体环节。但若将视线转向普通高职院校，图景则大不相同——54.3%的学校至今仍将教学重心放在PPT演示与纸质教材的常规组合上；另有24.3%的学校虽配备了多媒体硬件设施，实际上却只用来播放视频资料，与课程设计并无深度整合。

资源占有的差异固然直观，但隐藏其后的教育理念分野或许更值得审视。即便在技术应用走在前列的院校，仍有67.3%的教学活动未能突破“信息推送”的单一模式：教师惯于扮演信息中介的角色，将就业政策条文、求职技巧要点单向传递给学生。问题在于，时代背景已发生根本转换——信息供给日趋充裕甚至过

剩，学生遭遇的瓶颈不再是信息匮乏，而是如何在海量资讯中进行甄别与筛选，即所谓“信息过载”与“选择困境”的叠加。58.7%的受访学生坦言，面对铺天盖地的招聘信息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这意味着，技术工具的简单嵌入并不能自动回应教育的本质诉求。反倒可能因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效应，让学生在职业认知上不知不觉趋于窄化。

（三）师资队伍的专业性缺失与AI素养断层明显

就业指导课的师资来源向来呈多元化特征，但专职力量的配比却明显偏弱。受访教师中，专职从事就业指导教学的仅占28.6%，超过七成的授课任务实际上由辅导员或行政岗位人员兼任。这种“兼职化”格局使得课程建设难以形成连贯的学术传统与稳定的教学团队，内容更新与方法改进也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

比师资结构更为棘手的，是人工智能素养方面的断层。52.8%的教师坦言，自己对生成式AI的理解尚停留在概念层面，从未在教学中进行过实质性尝试；31.4%的人虽偶尔借助相关工具辅助备课，但总体上仍属零散试用，缺乏与课程目标相匹配的系统设计；能够主动研究并将其有机融入教学流程的，仅占15.8%。

若进一步追问这一困境的形成机理，便会发现其根源并不止于操作层面的技术能力不足，而是触及了教师职业身份的深层焦虑。47.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经历某种程度的“本领恐慌”，担心既有知识储备难以应对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36.8%的人则对职业前景感到忧虑，害怕人工智能最终取代自己的教学角色。

这种焦虑在实践中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教师对新技术采取回避或抵制态度，将其视为对专业权威的潜在威胁；另一部分则恰恰相反，把人工智能当作可以分担甚至推卸责任的工具，认为技术介入后，教师便可退居幕后，不必再承担个别化指导的职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看似相悖，实则共同偏离了教育活动的核心要义——技术诚然可以高效处理信息、完成数据画像，但职业价值观的澄清、职业决策中的情感支持以及师生间基于信任的深层互动，终究无法被算法替代。

二、困境解析：范式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与价值隐忧

（一）理念层面：技术理性对教育价值的僭越

这些年的实践探索中，有一种倾向需要格外留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万能解药”的技术决定论正在悄然蔓延。调研数据显示，34.6%的管理层人员把“引入AI平台”这一动作直接等同于“课程改革”本身；28.3%的一线教师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足以取代传统的人际互动。这种思路的深层根源，可以追溯到工业社会以来“效率至上”思维向教育领域的持续渗透。在这一逻辑下，学生往往被简化为可以用数据丈量的客体；而他们作为有着独特生命经验与成长轨迹的“成长主体”，则在无形中被稀释或边缘化。

若回到教育活动的本原，其核心价值始终在于“育人”——引导学生在职业探索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意义，涵养职业伦理，提升综合职业素养。照这个思路来看，人工智能在教育场景中的运用，理应将“价值理性优先”作为基本前提。我们所说的精

准画像，真正的意义恐怕不在于提升就业数据的匹配效率，而在于借助数据反馈帮助学生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培养自主发展的能力，找到自我实现的可能路径。

（二）结构层面：课程体系的碎片化与封闭性

现行课程体系存在深层的“三脱节”困境。首先，与专业教育脱节：64.3%的就业指导课由公共课教师承担，与专业教师缺乏协同，导致“老师不了解我们专业能干什么”的抱怨频发。其次，与产业需求脱节：52.4%的教学案例为3年前资料，对人工智能训练师、碳排放管理员等新职业形态涉及不足，课程内容更新速度远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最后，与学生成长规律脱节：课程缺乏进阶设计，一、二、三年级内容重复率高达41.2%，未形成“认知—探索—决策—行动”的螺旋上升结构。

这种结构性封闭的根源，在于职业教育长期被视作“就业准备教育”而非“终身发展教育”。因此，课程设计往往采取“临阵磨枪”策略，54.2%的院校将课程集中在毕业学年开设，忽视了职业成熟度培养的长期性。然而与此同时，68.9%的学生认为就业指导应“贯穿三年培养全程”，这种需求与供给的时间错配，凸显了课程结构改革的紧迫性。

（三）主体层面：教师角色转型的困境与焦虑

教师面临“能力重构”与“身份认同”的双重挑战。在能力维度，教师AI素养呈现“金字塔”结构：工具层达标率45.3%，方法层降至23.6%，理念层仅12.4%。多数教师停留在“用AI做PPT”的浅层应用，难以实现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身份认同维度，AI介入模糊了教师的功能边界，引发“角色焦虑”一方面，生成式AI的快速迭代确实对教师权威构成挑战；但另一方面，这种焦虑也源于教师对“不可替代性教育价值”的认知模糊。实际上，AI可以承担信息筛选、初步诊断等“低阶任务”，但价值引领、情感支持、复杂情境判断等“高阶任务”仍需教师主导。因此，转型的关键不在于与技术竞争，而在于重新定义“人师”的独特价值——从“知识权威”转变为“成长教练”，从“信息提供者”转变为“意义建构的引导者”。

（四）机制层面：支持系统的缺位与伦理风险

组织支持方面，68.4%的院校未设立专门的课程建设团队，AI应用多为教师个人行为，缺乏系统性规划与资源保障。制度规范方面，71.2%的院校未制定学生职业数据隐私保护办法，对算法偏见的审查机制、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悬而未决。评价导向方面，54.3%的院校仍以“就业率”作为课程质量的核心指标，忽视了学生职业发展质量的长效追踪。

机制层面的缺失，使得技术应用面临着两重困境。所谓“数据主义”的陷阱——将学生压缩为可计算的数据点，其主观能动性与其所处情境的复杂性被有意无意地搁置。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歧视”的可能：一旦训练数据本身携带偏差，AI非但难以消弭，反而可能加固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比如性别、阶层对职业选择施加的隐性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重构已超出技术管理的范畴，更关系到教育伦理的底线能否守得住。

三、路径建构：从“信息推送”到“精准画像”的范式转型

（一）理念重塑：确立“技术赋能、育人为本”的价值坐标

谈范式转换之前，有必要先对技术的能力边界做个清醒判断。生成式AI在就业指导课中扮演的角色，更像辅助性的“脚手架”，而非替代性的“建筑物”；是拓展视野的“望远镜”，而非终点本身。技术工具适合承担信息筛选、资源整合、初步匹配等基础工作；教师的专业精力，则应更多地投向价值引领、伦理示范以及情感支持。这样的分工并非削弱教师作用，恰恰是让教师在那些育人深水区发挥更深层的专业影响力。

课程目标体系也需要随之调整，从“毕业时找到工作”的结果导向，转向“终身职业发展”的发展导向。按照学生成长的自然节律，三年培养周期可以划分为相互衔接的不同阶段：低年级重在唤醒职业意识，引导初步的自我认知与职业探索；中年级逐步转向核心能力的系统建构，通过实习实训积累真实体验；高年级则聚焦职业决策的理性化与适应能力的实战化。在这个纵向贯通的框架下，借助AI支持的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对每位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做动态追踪，实现分阶段推进与差异化支持，避免因统一标准裁剪不同个体的成长节奏。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技术伦理意识的培育。把AI素养纳入课程目标，目的不只是教会学生操作工具，更在于引导他们与人工智能健康共处。教学中可以借助真实案例的剖析、技术伦理议题的课堂辩论，帮助学生逐步建立对个人数据隐私的敏感，以及对算法推荐背后偏见与局限的批判意识。说到底，我们希望学生未来步入职场时，是善用技术又坚守伦理的职业人，而非被技术逻辑单向塑造的被动使用者。

（二）制度重构：构建支持转型的系统性保障

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重新设计，是支撑上述转型的重要基石。考虑到教师在技术适应上所处的阶段各不相同，培训体系不妨按照工具掌握、方法运用、理念更新三个层次做差异化配置。全体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AI工具的通识性了解，能够熟练操作基础平台；已有一定经验的骨干教师，培训重心则可转向如何将智能辅助有机嵌入教学设计，提升课堂实施的系统性；至于学科带头人，则需要进入更高阶的研讨领域，围绕AI时代的教育哲学命题展开深度对话。值得一提的是，不妨专门设立“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指导”的教学改革专项课题，鼓励教师以行动研究的方式，在真实教学情境中摸索技术应用的可行路径，把个人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实践知识。

数据治理与伦理审查机制的健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数据采集环节必须守住知情同意这一底线，让学生对个人信息的收集范围与使用方式有清晰认知和自主决定权；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按照敏感程度与使用场景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针对算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引入算法审计机制，定期检视推荐系统是否存在固化偏见、窄化视野等问题，防止“信息茧房”在职业指导场景中悄然形成。与此同时，人机之间

的责任边界也需要以制度形式加以明确——AI可以提供辅助性建议,但最终的教育决策与职业指导责任仍应由教师承担,避免因技术介入导致责任主体模糊。

课程评价制度的革新,则意味着彻底摆脱单一就业率的评价惯性。学生发展层面,指标应当涵盖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成熟度的动态变化、初次就业质量以及毕业三至五年后的职业发展轨迹,以此衡量课程对学生长远成长的助益;教学效能层面,需要关注职业画像的精准程度、个性化指导的覆盖范围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判断技术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教学改进;课程建设层面,则应考察AI应用的深度与适切性、校企协同的紧密程度以及配套制度的完善情况,从系统视角审视课程的整体运行质量。

(三) 实践再造:构建精准画像支持下的教学新生态

职业画像系统的开发,先得突破单一数据源的局限,把多维度信息整合到一个框架里。学生的学业表现与技能认证,是基础层面的静态档案;学习平台上的行为轨迹、互动记录,呈现出动态的学习偏好;标准化的职业兴趣测验与能力评估,提供了心理学参照;用人单位的反馈以及毕业校友的长期追踪,又为画像增添了外部视角。这几类异质性信息经过结构化处理后,汇聚为一份描述“个体特质—职业倾向—发展建议”的个性化文本。

不过,这里需要保持一份清醒:画像应当是持续更新的开放文本,供师生共同阅读、讨论和修正,而非一经形成便固定不变的标签。说到底,数字表征永远无法穷尽一个完整的人,对“数据还原论”的警惕,是这项工作的前提。

教学流程的重新设计,大致围绕“诊断—干预—反馈”展开,但各个环节的衔接并非流水线的自动运转。正式授课前,AI可以先读取学生画像,识别职业认知或能力储备上的薄弱环节,预判可能遇到的发展障碍,据此推送针对性的预习材料。到了课堂阶段,教师手头多了一份系统生成的“学情仪表盘”,分层教学由此有了数据依据——普遍性的困惑可以集中研讨,个别的特殊状况则留待课后一对一交流。课程结束不等于指导终止,AI会持续追踪学生后续的实际进展,教师也需要定期回溯画像的演变,根据新信息及时调整策略。贯穿始终的,不是机器对流程的自动化管控,而是教师基于专业判断的教育机智,是人与技术相互补充的互动。

职业体验场景的创设,不妨借助生成式AI的模拟能力,搭建传统课堂难以呈现的虚拟环境。学生可以在其中进行“虚拟职场漫游”,以第一人称视角进入目标职业的典型情境,获得近似真实的现场感受。与此同时,AI驱动的职业导师可以突破时间限制,提供全天候的咨询服务,回应那些常规办公时段无法及时解答的疑问。此外,系统依托动态案例库实时抓取行业最新动态与典型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材更新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化的体验设计终究需要与真实职业实践形成呼应。一旦虚拟场景与真实职场出现断裂,学生就可能陷入“数字区隔”——模拟体验看似丰富,实则与真实职业世界相去甚远,最终沦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课程资源的建设思路,同样需要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步形成多方参与的协同生态。学校课堂教学的边界可以适当松动,把企业真实项目引入教学现场,成为学生理解职业要求的鲜活载体;与主流招聘平台建立数据对接,让学生接触到实时的岗位画像与能力需求,而非仅仅依赖过时的二手信息;联合行业协会共同开发面向新职业、新技能的标准框架与课程模块,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前沿保持同步。这种协同的意义,不在于把各类外部资源简单堆叠到课程里,形成表面的丰富性;关键在于各方是否真正围绕共同的育人目标展开深度而持续的合作,使资源投入最终转化为学生职业能力的实质性增长。

四、结语

在技术与人文的辩证中坚守教育初心,从“信息推送”到“精准画像”的转型,本质上是高职教育从“批量生产”向“个性滋养”的范式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为这场革命提供了强大动能,但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终极指向。正如怀特海所言: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和引导他们实现自我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教育信条愈发珍贵。唯有构建人机协同、精准高效且充满人文关怀的新型就业指导课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Z]. 2024.
- [2]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4)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
- [3]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 [4] 刘宝玉, 曾川江. 高职院校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效果提升路径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5, (24): 175-177.
- [5] 赵世敏, 周杰, 张倩. “思政融通”视角下广西高职高专就业指导课程改革研究 [J]. 成才, 2025, (S1): 178-180.